

后宫 褒姒传

Hou
Gong

BaoSi
Zhuan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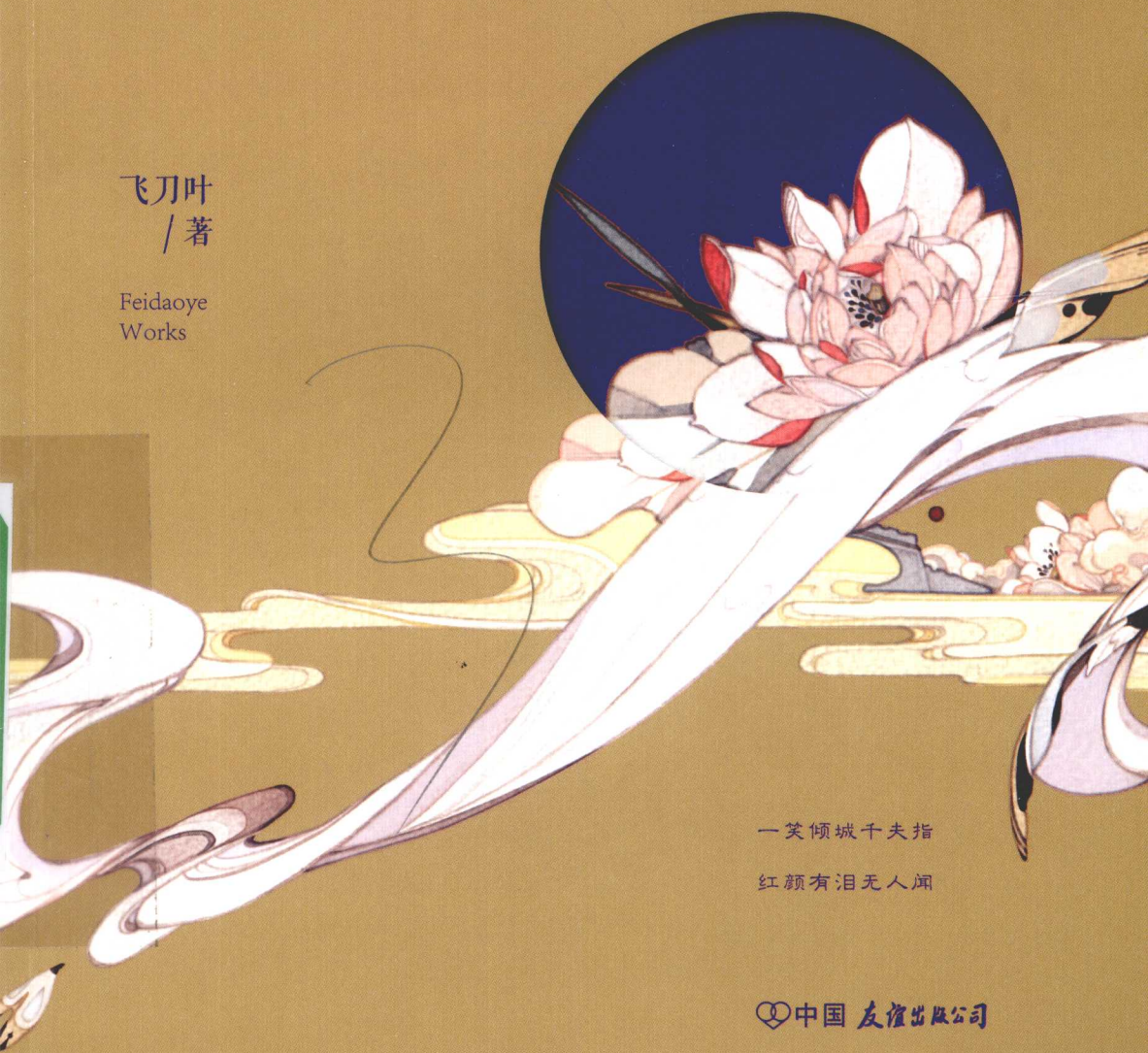
飞刀叶
/ 著

Feidaoye
Works

一笑倾城千夫指

红颜有泪无人闻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后 宫 秘 传

Hou
Gong

BaoSi
Zhuan

{中}

飞刀叶
/ 著

Feidaoye
Wor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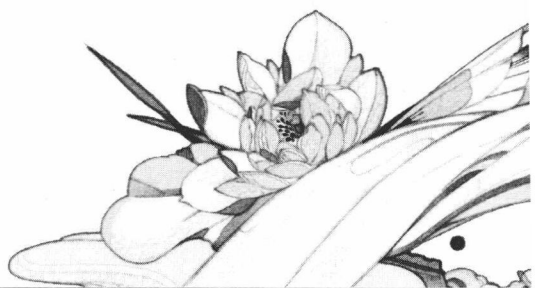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后宫 褒姒传

Hou
Gong
BaoSi
Zhuan

目录 — CONTENTS



第二十二章 运筹帷幄心意决，翻手江山覆手权

第二十三章 温言软语请君心，只言片语定臣意

第二十四章 秦伯野心匡天下，乱世各人怀鬼胎

第二十五章 为君造势平乱局，夜探郑府引纷争

第二十六章 兄妹反目下杀手，郑伯盟誓许真情

第二十七章 旧人如今已成仇，拱手江山为你安

第二十八章 朝堂上剑拔弩张，后宫里风云诡谲

第二十九章 只身退敌红颜怒，未雨绸缪帝王计

第三十章 芙蓉帐暖宫闱乱，再见已是别样天

第三十一章 沙场之战未必还，恪守深宫为君谋

第三十二章 君赌江山妾博命，血染琼台待君还

第三十三章 穷途末路尽绵力，已是无计可施时

第三十四章 盛世琼台转头空，一抔焦土遍枯骨

147 137 125 110 101 092 078 063 047 032 020 013 001

第三十五章	镐京城秋后算账，褒姒以死报恩情	157
第三十六章	周君主得胜还朝，美人心一去不返	178
第三十七章	褒美人丹凤朝阳，冠后宫得一人心	188
第三十八章	虽挽情心结难消，两人心不通则痛	200
第三十九章	兄妹仇杯酒释怀，后宫乱褒后力压	213
第四十章	宫门路前途难测，帝王意得失皆患	224
第四十一章	绕指柔成百炼钢，美人心存蛇蝎计	236
第四十二章	北国秋色掩宏图，山野游猎除异己	249
第四十三章	母子重逢泪满襟，百官堂前逼周主	259
第四十四章	周王自有过河计，楚侯难为无米炊	270
第四十五章	昔日兄弟生嫌隙，褒后堂前许生死	278
第四十六章	若是马革裹尸还，后宫又是易主时	289
第四十七章	廿七另觅良人心，郑家红事变白事	304



第二十二章

运筹帷幄心意决，翻手江山覆手权



“秀秀！秀秀！”从梦中醒来的褒姒开口唤道，门外的秀秀听见褒姒的声音撒腿狂奔，推开了寝室的门：“娘娘？”

“准备笔墨和布帛，我要给廿七回信！”

秀秀有些吃惊，说道：“世子在门外求见，我以为娘娘睡了，正准备打发他回去，可是娘娘刚才忽然唤我，他还在门外……”

“我去见他，你去准备！”

“是，娘娘！”秀秀知道褒姒是放不下廿七的，终究还是要写这封信。

褒姒从床上下来，对着铜镜整理了一番自己的妆容，将散乱的头发拢好，披了件白色长袍从寝宫中迈步朝着大殿走去：“听说这几日哥哥总来探望褒姒，可我因身体欠佳一直不能出来相迎，倒是怠慢了！”

褒姒的低眉顺目叫洪德越发紧张，他双手攥在一起，手心都是汗，清了清嗓子又咳嗽了两声：“那天……”

褒姒挑眉看了一眼洪德，叫他把这话咽了下去。褒姒吩咐周围人先下去，只余下自己与洪德二人。洪德立刻上前一步关切地问道：“娘娘好些了吗？”

褒姒看着洪德紧闭双唇不言语，面上一切表情都收拢了起来，转过身走了两步，沉默的气氛就像是座山压在了洪德身上，让他局促不安：“我那日喝得太多，控制不住自己，若有地方唐突了娘娘，还请恕罪……”洪德“咚”的一声跪

在了地上。褒姒转过身请他起来。

“哥哥这般大礼，妹妹怎么受得住，既然是酒后之事，此事不再提便是了。”褒姒的表情十分严肃，让洪德放心不下。他又不确定地问道：“娘娘当真不怪我那日唐突？”

“我的命都捏在你手中，我怎么敢？”

洪德的面色霎时变得无比难看：“娘娘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还要我解释给你听吗？”

“在下不明白！”

“好一个不明白！”褒姒走了两步，叹口气转身看着洪德，“我自问待你不薄，让舅舅将朝中大小官员引荐给你，你若有心留在朝中任个士大夫之职，我也愿意成人之美！可惜……哥哥却不买我的账，令我心寒得很，如今还要连同外人将我置于死地，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在意我是否介意那天的事情。生杀大权在你手中，我不过是个弱质女流而已。”

洪德动了动嘴，避开了褒姒的眼神。

褒姒没有等他说话，自己又接上了话茬儿：“我的话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哥哥也不必装傻。你入京是嬴德的安排，让你利用我在朝中建立自己的人脉，与秦夫人互通有无，如今大周国难当头，你们计划着取大王代之。这事……”褒姒指着洪德的胸口问道，“以为我看不透吗？”

“我没有办法！”洪德声音战栗，“褒国为秦国所胁迫，我若不这么做，还能怎么办？”

“所以就让我做这个替死鬼，代替整个褒国的人去死吗？当初送我入宫，你就是逼不得已；如今你要将周王置于死地，让我做这个陪葬，你又是逼不得已。”

“你不会有事的！”

“嬴德会放过我吗？我逼秦夫人动手杀了秦伯，又逼她杀了她的心腹，如今后宫中的女人对她都敬而远之。我一日活着，秦夫人就一日不会安心！更何况，你为嬴德效命保全褒国，真不知日后会不会有人领你这个情。”

洪德不停地摇头，这事褒姒若是不提，他也想不到，只以为自己是嬴德的功臣，想保全一个无伤大雅的女人应该不成问题。可是诸多时日不见，他却忘了，如今的褒姒早已不是当年的褒姒了。

“他们许了你什么？”褒姒直切要害地问道，“是官职还是封疆？这两件事，只要你想要，我现在就能给你。秦国给你的不过是些虚无缥缈的愿望，秦夫

人狠得下心杀自己的兄长，你以为他们日后当真会以上宾之礼待你吗？”

“我带你走，离开镐京城就安全了。”

“我走了念儿怎么办？”

“那孩子根本不是你的！”洪德大嚷了一声。

“我是念儿的母亲，”褒姒一字一顿地说道，“那也是我唯一的孩子，不管生死，我都不能丢下他！我请赵上卿送你回秦，你能看着我死，我却不愿意置你于死地，如今我们虽然立场不同，可我也不想和你举刀相向！”

洪德摇了摇头。

“今日一别，他日再相见你我也不再是兄妹了，我不必留情，你也无须烦恼！”

褒姒的话越说越绝情，就像是一柄锋利的匕首刺在了洪德心头：“那男人就这么好，值得你做这么多？”

“当初我入了宫，就走不了了！刚才你说离开镐京城就安全了，是嬴德要发兵攻打镐京城吗？那正好，你请令做先锋，若取了我项上人头，将我的头带回去，扔在父亲面前，也了了他一桩心愿！”

“我绝不会杀你！”洪德的声音近乎颤抖，一伸手将褒姒揽入自己的怀中。他紧紧抱着褒姒，褒姒就这么呆立着任凭他抱着，她在她的耳畔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留在秦国至少还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对付你，还能护你周全。可若我离开，不但褒国难保，我也一样无法保全你。”

“他若真的要我的命，你以为你能拦得住？”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嬴德要怎么做？”褒姒试探道，“如今大王在前线抗敌，民心所向，若是他贸然出兵攻打镐京，民心不顺，日后大王再反过来斩杀嬴德，天下势必站在大王一边。那时候，你就为千夫所指！”

“不是他！”

“什么？”

“是你！”

“什么意思？”褒姒整个人的神经都绷得很紧。

“如今大王在齐国的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几次战败损兵折将，情况并不乐观。虢石父给秦夫人建议，嬴德出兵途经镐京城，以大王的名义向娘娘请九鼎，以慰军心！你若给了，大王会要你死！你若不给，民心向背，天下又会与你为

敌。不论给与不给，始终是你的不是！”洪德将秦国的计谋和盘托出，这条计当真狠辣。所谓九鼎，相传是上古铸造，是君主的象征，周朝森严的等级制度规定了每个阶层所能配备的器物，九鼎是天子的象征，嬴德要借的，不单单是九鼎，更是号令九州的天子之尊。

“果然是狼子野心！”褒姒咬着牙，心头一紧。

“如今还有时间，你可以早作打算。”

“申后才是后宫之主，此事又何须问我？”

“大王在临走时将整个后宫托付给你，如今这九鼎也只有你有权代他使用！”

“虢上卿真是个人才！”褒姒拍了拍手，推开洪德转过身去。她的面色铁青，一时之间也想不到什么好方法，甚至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重要到非被人除掉不可的地步了，借还是借不借都是问题，“我心中有数，哥哥请回府吧。”

“我该怎么做？”洪德满面茫然。

“你该怎么做，又何须问我？以前的十几二十年没问过，以后也不必问，我不是褒家的人，你走什么路我都负不起这个责任。”褒姒唤来殿上下人，“送褒公子出殿。”

“是，娘娘！”下人回道，然后伸手看着洪德，“褒公子，请吧。”

洪德看了看褒姒：“改日我再来看你。”

褒姒转过身，连停都没有停地朝着后堂走去，除了能等能忍，她也一样能狠下心来，只是褒姒没想到洪德会这么轻易地说出秦国的部署。赵叔带要的东西，她已经略知一二，剩下的便是秦军的行兵布阵，这点洪德一定是不想说，很可能是不知道！虽然如此，可褒姒还是有些不放心的，想要潜入洪德府上。

打定了主意的褒姒，已经全不似前几日那般慌乱了，她坐在桌案前，用笔在布帛上写着繁杂难懂的小篆，修长的字迹印在白布之上，她用了很大的篇幅教廿七利用自己王姬的身份在郑家来去，她需要讨好的只有郑伯一人而已，至于如何对待郑家主母，根本不必去费心。

廿七一方面是王姬，身后有自己和周王撑腰；另一方面，郑伯友也曾答应要护廿七周全……这位主母对廿七是无可奈何的，便是有意刁难也是不痛不痒之事，伤不了廿七的筋骨。

褒姒写了一半忽然叹了口气：“当日她出嫁赶上郑夫人下葬，大王出兵，几件事在一起，本以为嫁妆是办齐了，可如今才发现到底还是缺了最重要的一样。”

“什么？”秀秀问道，“那清单是我点的，没看出少了什么。即便是少了，

郑家是大户，难道还不能为她置办吗？”

“少了几个合用的人。”

秀秀恍然大悟：“这倒当真是重要。不过娘娘不必担心，郑夫人嫁入宫中之前也曾有几位合用的下人，如今我将这名字写下来，你再交给她，她向郑伯去要，郑伯不会不给的。”

“也好！”褒姒没法千里迢迢地从宫中送批人去，这算是最好的法子。她低下头继续提笔，向廿七交代别的事情。阻挠郑晋结盟，一方面可以彻底瓦解晋国吞并郑国的野心，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促成秦晋结盟。秦晋两国相距不远，同为大国，两者的结盟就会诞生一个可怕的势力集团。

晋殇叔同嬴德一样，篡权夺位，二人的野心也就可见一斑了。

褒姒猜测郑伯友的不作为，也是害怕将晋国逼到秦国那边。思忖前后，褒姒倒觉得此事不必太过担心，秦晋两国若是结盟，势均力敌，嬴德和晋殇叔阴险狡诈，在日后的利益分配方面必定存在诸多分歧，到时候再离间二人，总比今日就牺牲郑国好。

如今郑国居于九州中央，东临齐国，西接镐京，所以郑国决不能落入别人之手。

褒姒写完这信函，待墨迹晾干，折起手中的布帛，却有些愁眉不展。

秀秀见状不解：“如今一切都有了应对的计策，娘娘这是怎么了？”

“除了赵上卿，还有别的方式与郑国通信吗？”

“娘娘不想将信笺交给赵上卿？”

褒姒点了点头，她根本不想和赵叔带商议此事，也不打算和赵叔带提及秦国下一步的动向。她怕自己一说，赵叔带又要嗤之以鼻，然后逼自己按她的方法行动，她也害怕自己给廿七的这封信会被赵叔带拦截。

“郑国在镐京城中有驿站，往日郑夫人同老夫人通信便是通过郑国驿站，娘娘若是放心，秀秀替您跑一趟？”

“此事千万不能让赵上卿知道！”褒姒将手中布帛交给秀秀，千叮咛万嘱咐。她害怕赵叔带发现自己没有按照他的方法行事，会五花大绑地将她按在洪德的床榻上，让洪德索取他想要的一切。

“我会小心的！”秀秀将褒姒的布帛封在竹筒中，揣进了兜里，口中喃喃重复着“千万不要撞到赵上卿”的句子一路小跑，眼看着就要出宫门了，却被人给挡住了。秀秀颇不耐烦，抬起头准备呵斥拦路之人，这话到了嗓子眼儿又咽了

去：“赵……赵上卿？”

“要出宫？”

“娘娘差我去办些事情。”

“何事非要出宫？”

秀秀答不上个所以然来，也没想着先准备个什么理由来搪塞赵叔带，看她惊慌失措的表情，赵叔带冷笑了一声：“娘娘托你去郑国驿站送东西？”

“没有！”

“没有？”赵叔带说得慢条斯理。褒姒放在他那里的竹筒他起初兴趣不大，可因为与褒姒的嫌隙越来越大，就忽然来了兴致去拆，将里面的布帛拆出来，里面一共就写了“收局”两个字，这话叫赵叔带摸不着头脑，不相信褒姒写这两个字廿七就能读懂，揣摩了一番，忽然意识到这话是说给郑伯友的。

如今郑伯友在郑国所遇的困厄赵叔带也略有耳闻，看来如今褒姒是急了，若说这两人真没私情还确实令人难以信服，比起洪德的不伦之爱，褒姒与郑伯友之间的惺惺相惜才更令赵叔带担心。他要扶褒姒坐上王后之位，让伯服取太子而代之，褒姒就决不能踏错一步。他差人盯着琼台殿的一举一动，见秀秀从琼台殿里鬼鬼祟祟地出来，盯梢的侍卫便立刻回禀。赵叔带停下了手里的一切工作去拦秀秀，他看着惊慌失措的秀秀伸出了手，面上带着洞察世事的笑意：“还是给我吧，不然今日你连这个门都踏不出去！”

秀秀看着赵叔带，一步步朝后退。

“是我搜，还是你自己交出来？”

“秀秀真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娘娘托我给世子洪德带句话……”

“洪德这会儿正在西阳宫呢！”

“不是，”秀秀眼神乱飘，“是托我给家中带句话，这话要带回褒国去！”

“哼……”赵叔带冷笑一声，挥了挥手，对着两旁的侍卫说道，“带走！”

“是，大人！”两旁的侍卫说罢将秀秀架了起来。秀秀双腿在空中乱蹬着，口中不断地嚷嚷着：“赵上卿，若完不成娘娘的叮嘱，娘娘会怪罪的！”

赵叔带从兜里掏出了一块布帕，将秀秀的嘴严严实实地给堵住了。而此刻的褒姒正在前往东宫的路上，对这里发生的一切全无察觉。多日来对申后闭门不见，她想申后的容忍应该已经到了极限，如今强秦当前，她必须和申后联手，为大王制造舆论。

申后的下人来报，说褒姒前来拜谒，申后吃了不小的一惊。下人又问了句：

“见还是不见？”

申后这才反应过来：“快宣！”

“是！”下人退出殿外，宣褒姒上殿。褒姒走进东宫正殿，向申后拜谒：“参见申后！”

“你我之间就不必有这么多礼数了。”

褒姒从申后的表情里看出了她对自己多日来闭门不见的不满，却又因为申后的身份不便发作：“春夏之交，褒姒体弱，偶感风寒，全身困乏无力，每日卧床休息，怠慢了申后，还请申后恕罪。”

“既然是感染了风寒，好好休息也是应该的。只是你这风寒未免太严重了，这都快一个月了，祭祀你都不参与，别的夫人嫔妃都向我抱怨，本宫这一碗水都快端不平了。”

“多谢申后庇佑！”褒姒语气温顺，放低姿态。

“罢了罢了，如今倒是全好了，看起来气色也不错。”

“风寒怕是一时半刻还好了！”褒姒意味深长地说。申后看着褒姒的表情愣了一下，又转而看着屋里的下人：“随本宫去后堂说话吧，这大殿有些冷。”

“是！”褒姒跟在申后的身后。

后堂的厢房中空无一人，小小的房间透着春日的阳光，暖意融融。褒姒看着下人们退下去，房门关起，才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申后可知道这些日子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吗？”

申后一脸茫然地摇头。

“那日洪德酒后失态失言，我也是从他口中探听而来的！”

“说了秦国的事情？”

“听说大王在齐国战败，情况不乐观。”褒姒满面悲戚，说得有模有样，“这事年前就传来了，舅舅却一直瞒着，所以镐京城知道此事的人不多。哥哥说出来我才知道，秦国竟要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只怕不日，这消息就会传得天下皆知了。”

申后极为惊恐，半晌说不出话来，虽然早做好了战败的准备，可消息真的传过来，她还是觉得难以接受：“大王有何打算？不然不要打了，让齐国去处理这事就是了！”她眉头紧锁，拧在了一起，拉住褒姒的手腕十分急切地说道。

“大王自然还要整兵再战，”褒姒的语气并不急切，“虽说首战不利，可我觉得或许大王早有计划，兵败只是佯装的，为的是叫东夷因此掉以轻心，对大王

疏于防范，届时就是大王横扫东夷的时候了！”

申后听褒姒这么说，也觉得颇有道理，长舒了一口气：“确定吗？”

褒姒摇摇头：“赵上卿既然拦截这个消息，怕是原本没这么打算。”

申后能够理解褒姒的想法，便点点头：“你这几日在琼台殿闭门不出，可是为了此事在四处奔波？”

“是赵上卿不准我出门！”褒姒颇为嗔怒，“他担心我将此事拿来与其他人商议，会有几个口风不严的将消息泄露了。此事若过早泄露，叫天下知道大王战败，民心会不稳，秦国也就有了出兵的理由。一旦秦国出兵，这时局可就控制不住了！”

“如果告诉天下这是大王的计谋呢？”

“如今嬴德也想在这事上做文章，我从洪德口中探听到秦国打算借此事出兵助阵。就算是赵上卿千防万防，秦国还是得到了消息，正在进一步验证，之后就会点将出征！”褒姒的话叫申后面色惨白，可她也觉得褒姒的话不能尽信：“洪德毕竟是你的哥哥，又是秦国大夫，嬴德的左右手，本宫怕你到时候夹在中间为难啊！”

褒姒苦笑了一声：“便是我认褒家，也要褒家认我啊，便是我护着褒家的周全，也要褒家领情才是！如今父亲恨不得从未生过我，我又怎么会被夹在中间？我根本没有利益两头，又何来左右为难一说。”

“唉……”申后叹了口气，“真是难为你了，改日该和你父亲好好解释一番。”

“还有这个必要吗？此番若不能争取到洪德，只怕也就没有以后了，若非我将褒家置于死地，便是褒家将我推上绝路。”

申后不知道该如何出言安慰，目光中充满怜悯和同情：“此事你也不必太过勉强，顺其自然就是了，朝中士大夫不少，也不乏诸侯，不是每件事都要我们女人挡在前面强出头的！”

“好赖我如今也算是有个归宿，若护不住镐京城，便会落个不能善终的后果，便是不想强出头，又能怎么办？”

这话令申后动容，心中被褒姒悲戚的音调所俘：“如今该如何是好？”

“若秦国发兵，上奏质疑大王行军布阵的能力，天下都会被秦国欺骗，认为大王战败是带兵不力所致。秦国一旦出兵，天下就会拍手叫好。战场上的事情，刀剑无眼，嬴德插手其中，秦国又兵力强盛，他若心怀鬼胎，会对大王不利。”

申后思忖片刻问道：“没有办法了吗？”

“如今败局已定。”褒姒眼神中充斥着希冀的目光，在期待申后给出一个合理的建议。申后站起身在厢房中来回踱步，回想刚才褒姒所说，若将战败归咎在大王的计谋上，这话太动人了，人们常常只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事情，而这个解释便是人们愿意相信的。

“我有个法子，”申后顿住了脚步，转向褒姒，“与其等秦国将此事捅破让我们被动，不如由我们先说，大王战败是为东夷设下埋伏，叫东夷掉以轻心，大王才好不费吹灰之力攻下东夷。一旦东夷为我大周所有，这东面就都是周朝的疆域了，这宏图一经描绘，怎么可能不动人？”

“可行吗？”

“只要我们先说，手中就握有主动权。一旦让人们先建立了这样的想法，那么日后嬴德想来颠覆这说辞，也要费一番工夫。”申后点点头，在战争开始时她曾在褒姒的建议下如此帮大王笼络过人心，如今也不过是如法炮制，唇齿如刀剑，舆情危机或许比沙场战况更可怕。

“如何叫天下相信呢？”

“此事交给本宫，只要朝中士大夫们相信我，天下百姓自然也会相信的！”

“那就全凭申后做主了！不过此事要快，不能叫秦国窥探先机！”

“放心吧，秦国便是兵强，也在千里之外。”

“秦国在千里之外不错，可是秦夫人……”褒姒提点道。这厢房之中迅速安静了下来，申后看着褒姒良久：“秦夫人不能不防！”

褒姒并不反对这个看法。

“秦夫人势力不小，防范起来不是易事。”申后表情有些苦涩。她和秦夫人斗了这么多年，每次都会落下风，如今秦夫人能将郑夫人置于死地全身而退，她绝非简单的角色。

“有一个人或许可以用上。”

“谁？”

“卫夫人与秦夫人最近走得近，若她能从秦夫人口中探听到什么，申后便能有所防范了！”

“此事根本不可能。”

“若是连申后都觉得她不可能从别人口中探听到消息，秦夫人又怎么会防她？”

这话叫申后陷入了深思，看着褒姒又转过脸思忖了片刻，起先还不觉得卫夫

人是个角色，可细细听着褒姒的分析，才发现卫夫人也不简单。多年来凭借着粗浅的功夫，令后宫众人从未将她当回事，可她也不也搅得几位夫人和申后没有一天相安无事的吗？

褒姒和申后的一番长谈，令她达到了前往拜谒的真正目的。

而秦伯嬴德，便是从现在开始确认消息点将出征，也要耗去不少时日。而他刚登诸侯之位，此事必定要确保万无一失，还要不给嬴开留任何机会，他必须慎之又慎！嬴德越谨慎，镐京城就越安全，他们就能争取更多的时间阻止嬴德。

只要时日拖得足够久，褒姒就有把握叫嬴德扑个空，可所有的这一切终究还是要大王在后续的战事传来捷报，这才是真正逆转镐京城之困的方法。而这件事他们身处镐京城的人却都插手不了，唯有等待。

此刻，秀秀还在太宰宫中，没能抵达郑国驿站。

赵叔带命人将秀秀架起来，双手双脚捆绑在绞架上，像对待一个犯人。秀秀拼命挣扎，可没有丝毫的作用。赵叔带一遍又一遍地问她，她却一次又一次地摇头。赵叔带逼不得已，让人动了手搜身，秀秀拼命挣扎，捆绑她的架子剧烈地晃动着。

秀秀被几个男人如此摸索，觉得备受羞辱，面色从通红变成了绛紫，两眼的泪水止不住地下落，滑过面颊。她从未受过如此不堪待遇，恨得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

侍卫们从秀秀的身上搜到了信笺，递给赵叔带，赵叔带展开来看，眉头渐渐地皱在了一起，似乎不相信自己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找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他一把拽出了堵住秀秀嘴的白布：“娘娘只说了这些？”

“娘娘同廿七姑娘叙旧，不想被上卿瞧见自己的女儿态，所以才叫我前往郑国驿站送信的，赵上卿以为呢？”秀秀狼狈不堪，却气势逼人。

赵叔带叫侍卫将秀秀松开，她浑身无力差点跌倒在地。赵叔带眼疾手快将她扶稳，小声在她的耳侧说：“老夫多有得罪，也是出于无奈。这一二日，我与娘娘的关系你也看见了，如今形势危急，大王在东夷又受挫，此事只怕会被诸侯拿来大做文章。郑伯与大王关系微妙，他又曾经钟情于娘娘，我怕娘娘自作聪明，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秀秀瞪了一眼赵叔带：“大人这话无非就是不让我告诉娘娘今日发生的一切。”

“你若是说了，只怕对你对我，都没什么好处！”赵叔带说罢，叫侍卫下

去将竹筒又封了起来，递回秀秀手中。秀秀一把夺过这竹筒，面上带着讽刺的笑意：“我也不傻，说出来只会让娘娘认为我办事不力，如果没有别的事情了，我就告辞了！”

“你今年多大？”赵叔带这话令秀秀一惊，转而问道：“和上卿有何关系？”

“廿七跟着娘娘，如今能嫁给郑伯做二夫人。此时也不该亏了你，老夫可以为你做主，将你婚配于朝中士大夫，你也到了该嫁的时候了！”

秀秀却反过来诘问赵叔带：“赵上卿这么急着将我嫁出去，就不怕娘娘对你起疑？”

赵叔带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秀秀，却不说话。

“赵上卿，小动作越少越好，做得多了，容易被人察觉！给廿七的那封信还请赵上卿尽快送到，虽只有收局二字，却省不得。否则……廿七在郑府之中怕是要慌了手脚，大夫人处处针对廿七，廿七若还不收局，就没有胜算了！我若再不出宫，娘娘也等不及了！”

秀秀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全黑，褒姒就猜到她途中遇到了事情，瞧着她进屋时狼狈的模样，轻声说道：“沐浴的水我差人放好了，收拾一番吧！”

“娘娘？”秀秀有些惊讶。

褒姒拍了拍秀秀的肩：“舅舅下手不会顾及情面的，你受委屈了吧？”

秀秀的眼中溢满了泪水，鼻头酸酸的，看着褒姒忍不住哭了出来，浑身颤抖轻咬下唇。

褒姒叹了口气：“看来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她轻轻抱了抱秀秀，秀秀将头抵在褒姒的肩上，抹掉了面颊的眼泪，直起身子吸了口气：“没事儿，秀秀只是没想到娘娘安排得这么妥帖。”

“先去沐浴吧，一会儿水凉了。”褒姒的语气像是沁着某种芬芳。

“谢娘娘！”秀秀“咚”的一声跪了下来，仰头看着褒姒。褒姒立刻俯下身子将秀秀扶了起来：“你我之间就不必客气了。”

“他日若是娘娘有难，秀秀就算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秀秀的誓言叫褒姒轻笑一声：“我怎么会让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他日若有机会，也该张罗张罗你的婚事了，女人总是要成家的。当日郑夫人就想过让你嫁回郑家，我怕你受委屈，不敢做主。”

“秀秀不要嫁人！秀秀只求做娘娘一世的奴婢。”

“那怎么行呢？”

“我知道娘娘是为了秀秀好，可我在这宫中待了这么多年，又在郑府中多年，对女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看得虽透彻，可始终比不了娘娘玲珑剔透。想要活下去，讨自己夫君的欢心，又能在女人堆中游刃有余，秀秀自问不是那个料。娘娘若怜惜，便叫秀秀跟你一世，纵是无爱无欢，可这一世求个平安，睡个安稳，岂不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褒姒看着秀秀怔了怔：“你才是真正的玲珑剔透，再不去沐浴，水就真凉了。”

“是，娘娘！”秀秀带着哭腔笑了，朝着沐浴的房间走了过去。褒姒看着秀秀的背影，面上温柔的神情又敛了起来。赵叔带竟然开始对她起了疑，连往来的书信都要一一查验，褒姒若是舍了郑伯友这枚棋，日后公子启之再夺了郑伯之位，那她叫群臣忌惮的优势也不复存在了。

秀秀揣着那封信临出门前，褒姒就叫住了她：“你把这封信背下来，然后烧了。我再写一封信，你带着我写的那封出宫，至于烧掉的就等到平安出宫后，在郑国的驿站里你再写下来。”褒姒再次提笔，写的不过是女人间的琐事。

廿七先收到褒姒写的“收局”二字，她参详了很久，却不得其解。



第二十三章

温言软语请君心，只言片语定臣意



嫁入郑家至今，廿七给褒姒一共写了两封信，每一封都写了数百字来阐述郑国的情况，不管褒姒会不会对郑伯施以援手，可她觉得褒姒是想知道郑伯近况的。然而褒姒不是没有回信，就是只回复了两个字，这叫廿七觉得心寒。

廿七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再写一封信给褒姒。笔墨放在桌上，这支郑伯友送的狼毫中锋却仿佛重逾千金，让廿七无法提起。她坐在桌案前放空，什么都不想思考。她恍然的神情被门外传来的敲门声拉回了现实，还不等廿七说声“进”，敲门的人就推门而入，廿七下意识地将手中布帛藏进了衣袖：“姐姐？”

大夫人笑了笑，随意踱了几步，关切地问道：“这几日怎么不见你去老爷那儿？”

廿七不知道大夫人又开始打什么主意了，虽然与她认识的时日不多，可廿七觉得大夫人实在令人难以忍受，看起来温婉大方，实则处处透露着一股控制欲，越是如此，还越是要表现出自己的大度与从容，简直令人作呕！

廿七满脸堆笑地应付：“近日老爷为了郑国的事情颇为烦躁，廿七也帮不上什么忙，不敢去打扰，怕是只有大夫人才能为老爷分忧了，毕竟晋国是姐姐母家不是？”

“老爷被琐事缠身，情绪不佳，你刚刚过门，总是这么窝着，得出来多走走走动，便是帮不上忙，和老爷说说话也是好的。”大夫人的一反常态叫廿七面上